

英 法 通 讯 社 驻 北 京 记 者 报 道

# 我热烈欢送邓副总理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法新社北京四月六日电】（记者：罗曼斯基）由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率领的出席联大讨论自然资源问题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今天乘专机离开北京赴纽约，一些高级领导人参加了丰富多彩，鲜艳夺目的欢送仪式。

周恩来总理，江青和现在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代表团。他们的周围是数以千计的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载歌载舞的儿童和青年。

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也随代表团乘伊柳辛—62专机一起离开，经巴黎飞赴纽约。

机场上的横幅上写着：“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派象邓小平这样一位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到西方去。

## 瓦尔德海姆对罗马尼亚记者谈联大特别会议

【本刊讯】联合国四月五日消息：负责政治和联合国大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布雷德福·莫尔今天中午宣读了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四月一日同罗马尼亚一家报纸的记者的谈话，全文如下：

正如我从一开始就说的，我希望世界大家庭通过联合国大会将能在同全世界的原料的公平价格和充分供应有关的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而不在任何特定的集团之间发生对抗。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四月三日刊登一篇迪特尔·齐康写的文章，题为《由红军作决定？》，摘要如下：

理解基辛格在莫斯科失败的关键，大概可以在苏联意识形态杂志《共产党人》的文章里找到。该杂志在美国国务卿访问前夕发表了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长文章《列宁和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个奇怪的抽象题目所隐藏的论点，其全部含义在事后的观察中才使人明白了。

几天后，这位国防部长匆匆忙忙地访问伊拉克后回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显然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讨论基辛格关于限制导弹军备的建议。在这之后，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士报道说会议气氛恶化了，此外，格列奇科也没有出席基辛格邀请的午餐。几小时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基辛格在克里姆林宫咬了花岗石。人们不禁得出这样的印象，即红军的代表在谈判中起了决定作用。自赫鲁

国领导人聚集在邓小平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周围，并且长时间地在飞机前面摆好姿势让中外摄影记者照相。在这之前，他们慢慢地绕着机场，在一排排穿着颜色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穿着外套或民兵制服的男女青年之间走过，这些人齐声高呼表示祝愿的话和口号，挥舞着花束，使劲地敲着大红鼓。

在一些赞扬第三世界的横幅标语之间一排排红旗在微风中飘扬。

观察家们认为，之所以举行这种给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一个目的是要表明中国领导班子在正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继续开展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

【路透社北京四月六日电】（记者：皮尔斯）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乘专机离开这里去纽约时，为

生活水平和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安全。

### 外电评联大特别会议

【路透社联合国四月五日电】联合国大会下星期二（四月九日）将开始举行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希望这次会议将带来一种新的，比较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

这次会议还可能使它们效法石油生产国的榜样，进一步使用它们的天然资源作为同工业国家打

## 西德《世界报》载文《由红军作决定？》谈苏联军方的作用

说对苏来说同西方的斗争是第一位的，并正为此在军事上进行准备

晓夫倒台后，红军日益强烈地要求参与制订苏联的政策，格列奇科升入政治局证实了这个要求，一定首先将军们及其在党内和工业部门的盟友们在过去的年代里强迫实行了苏联导弹军备的扩充；他们现在最强硬地反对停止导弹军备发展的想法，这是十分自然的。

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对于美苏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苏联的不可接受的要求，谈判曾停顿了一年半之久，现在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基辛格的目的就是作出这种决定。俄国人也拒绝了他的新的妥协计划——而这是与他们在近东和欧洲的政策僵化同时发生的，这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的气候。他们在向选

他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欢送仪式。邓小平是曾到美国去的最高级的共产党中国官员。

以周恩来总理，中国的第三号人物王洪文（他穿着一身绿色军装）和江青为首的一大批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他们显得轻松愉快的样子。

在机场上海为邓先生安排了大规模的启程仪式，象是通常为来访的国家元首离开时举行的那种仪式，数以千计的穿着色彩鲜艳服装的儿童按着有节奏的“热烈欢送”的呼声跳着方阵舞。

此间观察家们认为，指派邓先生为代表团团长一事表明了中国对即将举行的联大特别会议的重视，他们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讲坛，来促使在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取得新的经济上的平衡。

交通时的讨价还价的筹码。预料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在四月二十日的辩论中首先讲话时将会议确定调子。

在联合国的外交官们的思想中占最重要地位的问题就是：预定举行大约三周的这次大会是，会开创一个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加强合作的时代呢，还是会引起一场激烈的毫无结果的对抗？

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说，美国将要起一种“极富建设性的与和解性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对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

择同美国发生冲突的方针靠近。

从而戳穿了象埃贡·巴尔这样的东方政策家顽固地试图登在报纸上的那种神话：说什么苏联把中国看成它的主要敌人，它的巨大的军备是用于和它的东方邻居可能发生的冲突的。如果说克里姆林宫在进行军事准备时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危险”，那它最关心的必然是和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它不是这样做，而是抵制和美国人签订协定一事表明，在它看来它的东方一翼现在是何等次要。对它来说，和西方的斗争显然是第一位的。它正在为此而在军事上进行准备。

西方民主人士经常装作不明白，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五日登载凯思林·特奇四月四日从联合国发出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派高级助手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摘要如下：

中国将派遣以邓小平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于下星期二开幕的联大特别会议。

这里的人们认为，北京的这一决定是为了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促使召开这次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

一批外交官和官员们认为，派遣副总理参加会议，是中国迄今为止为争取被承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发言人而作的最明显的努力。

这位副总理将是到北美洲来的最高级的中国官员。有某种迹象表明，北京也想消除关于它同华盛顿的关系正在变冷的谣传。

北京指定邓先生参加这次会议的消息在代表们中间迅速传开了。有一些人说，这支持了他们的下述看法，即中国正在改变过去两年间她在联合国保持的比较低姿态，这一点将在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得到证明。

这次会议的中心将是穷国努力争取从西方工业化国家获取更有利的商品，贸易和货币协定。

某些代表认为，中国将采取比较大胆的立场，因为她感到，世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加强了她的地位。

据这些代表说，中国认为，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遭到了削弱，它们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也下降了。中国还认为，苏联也处于困境境地，不能向穷国提供大量援助，甚至不能答应帮助为这些国家从工业化世界得到较好的贸易和货币条件。

一位代表说：“俄国人站在靠边的位置了，中国知道这一点。”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倾向于支持下述看法，即北京的代表团将集中攻击苏联和破坏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他们指出，早至六十年代中苏分裂的那些年中，邓先生就是苏联政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

一位英国发言人说，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人处于可以获得成绩的非常好的地位。

代表们指出，在联合国的经济组织最近举行的一些地区性会议上，中国人一直在促使第三世界国家抓住机会保护它们的自然资源免受“外国的掠夺”。他们说，可以预料中国在这次联大上将执行同样的方针。这些代表指出，中国是大国中第一个支持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提出的召开这次大会的要求的，而苏联最初曾犹豫不决，美国则曾公开表示疑虑。

备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当他们面对他们的敌人的武器库日益增加的现象时，他们显然忘记了军备是要花许多钱的，会造成各种形式的经济变革，要求人民忍受物资的缺乏和作出牺牲，引起危险的內政事态的发展。

苏联明显地试图追求的东西，是要使古巴（危机时）的形势倒转。一九六二年，古巴曾是一种核力量对比的阴影中地区军事优势的产物，这种力量对比虽然没有给任何一方以可靠的优势，但是给苏联造成了更大的风险。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今天想拥有最强大的导弹武器，从而能够相对来说没有危险地利用它几乎在每个地区的利益冲突战场上都拥有或者正在争取获得的那种军事优势：在中欧，巴尔干，近东。如果格列奇科在大力扩充他的火箭部队，空军，军舰和坦克部队，其矛头是指向西方的，而西方可以选择是后退还是屈服，还是以同样的手段予以回答。

美国《纽约时报》文章

## 《中国派高级助手参加联大特别会议》

说只有通过牢固的联盟和有效的武装力量才能保障国家安全

荷兰外交大臣说脱离了美国的欧洲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是幻想

外电报道他们将在巴黎举行一系列会谈

法《费加罗报》文章《继承战》

说蓬皮杜临终前对若贝尔说 不要让英重新谈判加入共同体的条件 不要同美磋商共同市场政策

# 《蓬皮杜临终叮嘱：制止英国人》

法《费加罗报》文章《继承战》

九六九年遭到宪法委员会的拒绝。邮电部总工程师亨利·雅纳。他将以纳税人和公用事业使用者协会主席的身份参加竞选。工程师。经济学家让·皮埃尔·布里索。他将非托洛茨基极左派保护公民自由的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口在巴黎成立的共和左翼全国中心总书记乔治·里科。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

【中东社开罗四月四日电】萨达特总统在埃及学生联合会昨晚于亚历山大大学举行的第十届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政策演说，摘要如下：

今天，我们处在我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在全世界面前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恢复了我们的自信心和对我国武装部队的信心。

我十分诚恳地讲，正象我对尼迈里兄弟所说过的，虽然已经停火，然而我们仍然处在战斗中，战斗还没有结束，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应当肩负两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即解放和建设的任务。

我早在一九七一年就宣布，这一年是决定性的一年。之后，在这一年二月四日我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五月间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到埃及之后他宣称他对埃及没有什么要求。经过五月，六月，到了七月间，罗杰斯通知说，美国将根据我的那项建议为实现和平解决进行斡旋。

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后，我们能够以自己自由的意愿采取我们要采取的决定。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我到苏联访问，同苏联三位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排除埃—苏关系上的阴云和签订几笔具体军火交易上达成了协议。当时苏联领导人对于我决心在军事上使问题活动起来这一目标表示怀疑。况且，那个时候我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好。

我在一九七一年已实际上作出了战斗决定，这取决于同苏联所签订的武器交易的兑现。原来我们想，这些交易的军火会在十月，十一月或十二月交货，以便我们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年底作出战斗决定，并开始进攻行动，可是直到这一年十二月，连任何一点军火运到的消息都没有。

大约在十二月中旬，我向苏联写信，我在信中对他们说，这一年只剩下十五天了，至今我们没有接到关于任何军火货船抵达这里的消息，也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我要求再次去苏联访问，以便双方一起改善和解决这一状况。他们确定我的访问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二月，而我当时想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或是一九七二年一月间去，我本想拒绝这个约期，但是为了国家，为了事业的最高利益，我克制了自己的一切个人因素，还是于二月间到了苏联，在那里才了解到苏联故意拖延日期，他们的本意是要使我平静和冷静下来，因为他们根本不同意我把一九七一年作为决定性

外 电 评 萨 达 特 的 演 说

德新社说这是对苏的警告。路透社说他关于埃苏关系谈得令人吃惊地坦率

特在两个小时的演说——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这个演说——中向全国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这个工作文件是关于直到两千年为止的埃及前途的。他说他是今天下午才起草完毕的。

他说，苏联反对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在一个阶段没有履行提供武器的义务，而美国把阿拉伯人看成是不能战斗的“尸体”。

他的演说大都谈的是同莫斯科的关系。他谈得令人吃惊的坦率。他一次也没有提到基辛格。

中东社  
报道

萨达特在埃及学联会上发表政策演说

揭露苏美特别是苏在十月战争前阻挠埃进行反侵略战争

的一年，也根本不同意我进行除了政治，外交活动之外的任何行动。在这之后的两个月，即在四月间，他们要求我再次访问苏联，因为尼克松要在五月份访问他们，并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于是我在四月底再一次访问了苏联，这已是我第四次访苏了。

在我同苏联领导人所举行的各次会谈中所经常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我总是讲：不搞军事行动就决不会使问题“松动”，也决不会使问题得到解决。而苏联的意见是反对军事行动。因此，每次讨论最后总是以“好吧！争取和平解决”告终。如果这里存在一项必要的和平解决，以色列就会感到我们有力量能使我们强有力地坐下来言和，不致使我们两脚悬空。每次讨论的最后也总是他们说准备向我们提供武器及其它东西。我说这话不是贬低运给我们的这些武器的作用。正如我说过的，在这次四月会谈最后，我们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即苏联在这次会谈之后将开始尽快地加强埃及力量，我便从苏联回来了。五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谈，我一直等待苏联方面关于形势分析的通报。我们早预见到美国的立场不会有什么新变化。苏联的这一分析同我在四月份这次访问之前所作的预见完全一致。

我当时说，这个分析好，我们已同他们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包括七个条款，根据协议规定，这七个条款应最迟在十一月底送给我，以便我们能够立足在一种坚定的基础之上，当谈到和平解决时才能够说反对或者同意。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在这之后，我突然收到他们的答复，在仅仅三行字的答复中根本不谈我们战斗的需要，也根本没有谈到我们在四月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我在这一年夏天所采取的决定（即七月十八日赶走苏军顾问——本刊注）就是在这之后作出的。如果深入推敲我的这些决定，就会明白我当时对打仗是担心的，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苏联专家不是打仗的人，甚至不让他们靠近运河，他们全都住在内地，他们的目的是指导苏联武器的使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分配在“萨姆—3”导弹基地内。

在他们离开埃及的几秒钟之后，我们的人就进入并接管了这些导弹基地。

我那时的目的实际上是如我说过的，一方面是对朋友所采取的一种客观立场，另一方面如我对大家所说的，是因为我们处在一场战斗之中。这场战斗是道道地地的埃及人的战斗，我决没有要他们任何一个人为我们打仗。这就是我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

事情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苏联弟兄长时间以来一直皱眉不悦。尽管我曾任在作决定之前派西德基总理去苏联，为的是就此协商共同发表这项决定，不致使西方利用，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我们只好单方面发表这一决定。事情就这样告吹了，我们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那整个夏季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在采取这些决定之后的十月间，阿萨德总统去莫斯科为此问题进行斡旋。之后，西德基博士于十月十六日又去莫斯科。他回来之后，表面上显出两国间关系开始松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印 报  
报 道

《印度采取行动以从俄国取得粮食》

美联社报道印政府已悄悄告诉美希望再提供援助

【本刊讯】印度《自由新闻报》三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新闻社二十七日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报道，题为《印度采取行动以从俄国取得粮食》，摘要如下：

据了解，印度已向苏联探询今年以贷款的方式提供二百万吨粮食来作为印度国内缓冲储备粮的可能性。

去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二百万吨粮食，其中有一百多万吨已运交印度。

然而，据认为，作为应急措施，印度应争取储备相当多的粮食。

虽然还没有讨论苏联提供粮食的条件，但据暗

示，英迪拉·甘地将在她六月份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亲自与苏联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正最后拟定好她出国访问的计划。从现在的一些迹象看，她除了访问苏联外，还将访问其他一些国家，如伊朗和伊拉克。在这次访问中，也可能讨论印度对石油的需要。

同时据悉，印度政府已得到了诸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一些国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表示愿意提供某种数量的粮食。

【美联社印度新德里四月二日电】（记者：迈伦·贝尔坎德）权威人士星期二说，英迪拉·甘地

足够的时间来弄清楚：是否有人乘他们同美国或者同别国达成协议的时候在他们背后插上一刀这个问题。照他们的话说，我采取这一民族主义的决定和立场的这种方式有点不够通情达理，有点冷酷无情。他们的意思是：你不要采取什么行动，除非我们要你活动。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我说过，从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后，我们的意愿就是自由的，任何人也不能指挥我们，任何人也不能对我们施加监护。

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即在我们同他们之间就在地中海提供方便的一项协定期满三个月之后……，我们在地中海享受了一些便利，在这里我们没有什么基地，我们国内没有别人的基地，因为我们是不结盟的。这项协定本来要在七三年三月份结束，到这时已经过五年了，因为这项协定是在一九六八年签订的。

根据此协定规定，双方要在期满之前三个月举行协商结束还是延长协定的问题。那时，两国关系正如我讲过的已经完全断绝，一切活动都中断了。

我要伊斯梅尔元帅对驻开罗大使馆内的苏联将军说，我们方面能够在协定期满的三个月之内的另外一段时期内向他们提供方便。他还对这位将军说，在六七年那困难的时刻，苏联支持了我们，我们不会忘恩负义，我们永远感激他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我们继续向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

到了一九七三年初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元帅去苏联，哈菲兹·伊斯梅尔也一同到了苏联，同他们签订了一笔军火交易。看来从七三年二月起，我们两国关系已开始正常或者说在走向正常。这笔交易中的一部分军火已开始运到我们这里，这实际上是在伊斯梅尔元帅从苏联回来之后才运到的。

你们已听我讲过，战斗的决定是一九七三年四月作出的。在伊斯梅尔二月回来后，我开始要求一部分（武器），对这些（武器）交易我们已取得协议。但是苏联坚持应排除军事战斗，问题等待和平解决。

六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议。出现了军事上的缓和，军事上的缓和就意味着以色列保持优势，而我们则呆在原地。

七三年六月发表的公报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向前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他们一致同意在世界各地不出事儿。越南，已一致同意不在那儿出事儿。剩下的是中东，也要不出事儿，一切等待和平解决。公报的意思是我们的问题最终被冻结在冰箱里，等着和平解决。

关于战斗的决定就说到这里。这是苏联的立场。美国的立场我们都知道。埃及和阿拉伯人员只是一动不动，分文不值的死尸。由此，就可看出所作的决定的价值：首先是战斗的决定，接着是作战命令。

这个决定百分之百是埃及的决定。这个决定百分之百地体现了埃及的自由的意志。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反对任何活动，在七二，七三年于莫斯科和华盛顿发表的公报中，他们两次公开宣布了这一点。

对埃及这儿的领导作出的每项决定，常常要求它成为埃及的决定，出自于埃及的土地，埃及的利益和埃及的名声的决定，有关决定的一切应是百分之百的埃及的，即令这违反了大国的意志。

◇

美元的债务，并且再次要求提供援助款项的情况下，美援才能够恢复。

这笔债在二月份偿还了。现在看来第二个条件也履行了一一虽然不是完全按照华盛顿所喜欢的方式履行的。

一位外交官说：“如果让甘地夫人站在十万人的面前说印度还想要美援，那会是好事。但是，我们知道，事情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人们认为，甚至印度通过外交途径悄悄地要求美援，也是从印度一度对华盛顿的强硬路线政策前进了。

大使馆人士说，美国政府已经初步拨出七千五百五十万美元作为对印度的一年的援助，假定两国政府能够就财政条件和计划项目形式达成协议。

包括莫伊尼汉大使在內的大使馆官员们认为，只有在印度偿还了三十亿

# 尼泊尔《新消息》周刊评论《〈真理报〉的不良意图》

【本刊讯】尼泊尔《新消息》周刊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真理报〉的不良意图》，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企图把尼泊尔变为冷战的战场。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的《真理

报》刊登了一篇对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政策提出极为不良的批评的文章。它企图这样地把尼泊尔拖入中苏争吵之中，破坏尼中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宣传想要破坏尼泊尔同另一个友好国家的关系，这还是第一次。

国王陛下政府希望同各国发展成熟和合理的关系。在任何两国间的争吵中保持中立和不让尼泊尔成为国际冷战的战场，是国王陛下政府的公开宣布的政策。但是，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却发表了一篇文章，企图反对这种政

策。在尼泊尔阅尽兴衰的历史中，它从来没有被外国人统治过。谁要是妄想侵犯尼泊尔的独立和主权，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但是《真理报》却发表一篇意在否认尼泊尔的历史事实以及它所公开宣布的政策的文章，企图使尼苏关系陷入僵局。这种做法是可悲的。我国政府必须告诫苏联：不要企图把尼泊尔拖入它与其它国家的争吵之中，不要把尼泊尔变为国际冷战的战场。

【美联社巴西利亚三月三十日电】同大陆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巴西已向北京政权靠拢了一步，它宣布派一名外交官参加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外交部说，该部亚洲司司长将随同一起。批巴西出口商前往中国，这将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第一个访问大陆的巴西外交人员。

巴西利亚同台北有外交关系，但自从最后一任大使因飞机失事死亡以来，将近两年始终未派新大使赴任。

巴西商人过去到过广州和北京，接洽他们个人的商业事务。

【本刊讯】《巴西日报》三月三十日刊登一则消息：

外交部将派亚洲处处长卡洛斯·比登科尔特参赞正式随同朱利特·科蒂尼奥代表团去北京，以了解同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前景和谈判条件。

工商部和计划部的代表将参加代表团。他们将于五日到达东京，之后去北京和广州。

【本刊讯】巴西报纸《环球报》三月三十日发表消息：

巴西政府决定派三名代表参加下周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家代表团。做出这一决定的速度使那些曾断言不会派官方观察家参加代表团的经济和外交界官员也感到震惊。这一决定是昨天由最高阶层最后做出的。

巴西对华政策的新方针被认为是盖泽尔总统和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外长讲话中所宣布的实用主义路线的自然结果。但是一些外交人士不认为这一政策可能从新政府就职不到一个月而派出的朱利特·科蒂尼奥代表团开始发展。

外交部昨天宣布派出官方观察家，并宣布外交官卡洛斯·比登科尔特将是外交部的代表。外交部的代表将率领这批国家官员，并是官方发言人。外交人士甚至透露，尽管是企业代表团，但它将是政府间的一种实际接触和两国建立正式贸易机构的第一步。

巴西的专家们说，显然，人们不能指望这第一个代表团取得壮观的成果。

但是，由于同中国没有一点外贸传统，进行首次探测接触是必要的。然后根据首次接触的结果制定出一项政策。

## 蒋帮与博茨瓦纳中止外交关系

【中央社台北四月五日电】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从今天起，中止与博茨瓦纳政府的外交关系，关闭驻博茨瓦纳大使馆，并撤退农耕队及医务人员。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博茨瓦纳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宣布承认中共伪政权，并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已严重损害中华民国的基本利益，和中博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在执行一九六九年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时达成协议之后，谈判就陷入了僵局。看来苏联人既拒绝承认存在着任何边界冲突，同时也拒绝任何维持现状的正式协议，拒绝中国提出的双方从边界热点撤退武装力量的建议。象在莫斯科透露的那样，实际上他们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或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中国人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的论据是，如果俄国人准备采取减少战争危险的实际行动，那么他们在这方面的任何口头表示，虽不说是无用的，至少是可疑的。

这样，中国人在一个时期曾认为是“非常容易解决的”边界问题变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除非两个政府中的一个就必须改变态度。边界问题是同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重大破裂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破裂，毋宁说是在经过五十年代里短暂的社会主义的和谐和插曲之后，又恢复了冲突和不信任的历史态度。

在一九六九年一位著名的苏联评论家说：“我们这个时代，在世界舞台上不可能有真正的第三力量。再没有余地了。那些想成为第三力量的人在历史上来得太晚了。”但是中国走向起世界作用的长征正在加速，俄国人大概感到，只有通过武力，他们才能阻止或扭转他们认为不能容忍的潮流。（续完）

# 巴西外交部将派官员随贸易代表团访华

## 【时事

社东京四月六日电】

题：拒绝接受北朝鲜代表团的入境

申请，要求纠正革命政府代表团的名称

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事务局长植村六日上午同社会党国际局长川崎宽治一起拜访法务省，代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代表团提交了入境申请。但法务省当局说：“首要的问题是要采取措施，纠正违背关于南越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的名称协议的错误。”拒绝接受申请。

事务局长植村向入境管理局副局长竹村就违背协议书一事表示了歉意，要求接受北朝鲜代表团的入境申请。但是，该副局长强调了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违背协议书一事，如果不是有诚意地采取措施纠正，就不能接受申请。

北朝鲜代表团为了参加从十日开始的单项比赛，预定九日来日本，因此，需要在八日以前得到入境许可。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五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北朝鲜又表示要参加亚乒赛，从十日的单打比赛开始；法务省表示难色》，摘要如下：

中一苏边界问题的另一个因素是关于沙皇俄国在缔结条约后占领的领土，或者是苏联在过去几世纪中超过条约规定的权利而占领的领土。

沙皇遗产的一个例子是：阿穆尔河及其支流之间的，在俄国一边的一小块土地结雅河，按照归属条约，这小块土地一直是中国的飞地，但是在一九〇〇年被俄国人吞并了（屠杀了大部分居民，把他们扔进河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俄国人由于某种理由目前难以放弃。

中国人的观点十分清楚，“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领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之间可以在平等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并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利益，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立场的实际意义，例如在同缅甸解决边界问题中就已体现出来。

中国人关于中一苏边界问题的观点，同在其他所有边界问题上一样。

苏联的基本观点与印度政府采取非常具有自行破坏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俄国人坚持认为，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没有争论。对于中国人认为有争议的领土（因为双方都提出要求），俄国人则说毫无疑问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不是由条约所确定，至少是由他们叫作“历史进

横滨的第二届亚乒赛组织委员会四日晚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派遣乒乓球队参加亚乒赛，组织委员会将着手准备接纳朝鲜乒乓球队。

据组织委员会说明，四日下午六时许，正在日本访问的朝鲜乒协委员长孙吉川团长向组委会询问：“我们要派遣乒乓球队，不知能否被接纳？”据说，组委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表示“欢迎”。

孙团长在谈到北朝鲜突然决定参加亚乒赛时只是说，“我们把组委会再三强烈邀请朝鲜参加的情况，转告给金日成主席，结果，国内指示我们询问可否接纳朝鲜乒乓球队。”关于乒乓球队的人数和访日日期等具体事宜，尚未确定。

法务省对于北朝鲜又表示希望派遣乒乓球队，感到惊讶，同时持如下态度：即使组织委员会代理申请朝鲜队入境，如果它不对违约事件——在开幕式上使用了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的称呼——采取纠正措施，就谈不上朝鲜队入境。

【共同社东京四月五

日电】题：亚乒联盟组织委员会宣布，柬埔寨不参加比赛

横滨消息：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大会组织委员会五日中午声明说，今天早晨收到了在北京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乒乓球队发来的正式决定不参加的电报，并宣布，开幕以来对该国“尚未到达”的处理改为“不参加”。这样，参加大会的就变成了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

柬埔寨王国在大会开

## 共同社报道《日中获全胜，七日决赛》

【共同社东京四月六日电】题：日中获全胜，明天决赛

六日是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第五天，于上午八点半在横滨文化体育馆继续进行团体赛，日中两国男女队都获胜，将于七日争夺冠亚军。

日本男队今天击败了马来西亚，五战五捷，中国也连续击败了香港，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六战六捷。

女队的比赛，日本队

胜北越队，从而取得了五战五胜的成绩；中国队也打败了新西兰队和北越队，同样取得了五战不败的纪录。

中国男队在与北越队的比赛中，王家麟第一次输掉一分；女队与北越队的一战，在双打时胡玉兰和黄锡萍也从预赛以来第一次输了一局。

团体赛的最后一天（七日），将进行日中之间的比赛，男队在下午三点，女队在下午七点。

## 法刊登载马克斯韦尔的文章

# 《莫斯科和北京的边界冲突》

程”的法则所确定的；更有甚者，当他们的占领是最近发生的事，以致不能看作是“历史”事实时，他们就用实际行动进行辩护。

一开始谈判，俄国人声明他们只准备“讨论在一些特殊地区确切地划定边界线”，这就明显地意味着只有莫斯科才有权确定哪些地区叫作“需要纠正的边界”。苏联政府一面对中国施加最严重的军事压力，一面又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中国威胁的受害者，歪曲中国的观点，好象北京的目的是要通过武力重新夺取苏联远东的广大领土。

在周恩来和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会晤之后不久，苏联军队停止了轰炸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俄国人叫达曼斯基岛），自那时以来，不再有边界小冲突了。但是，局势仍然紧张，这是由于在西段有危险的军事公路交叉地，在东段，当中国人使用边界河流时，苏联大炮挑起了一连串激烈的冲突。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北京时断时续进行的谈判陷

入了僵局。自从苏联一九六九年大力加强边界上的力量以来，苏联在中苏边界和中蒙边界上集结军队和导弹有增无已，而中国人在继续加强对付进攻的力量。他们的防务准备工作目前已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认为苏联马上发动进攻的危险已经减少。

但是最近，在北京和其它国家首都的俄国人断然否认他们曾有过进攻中国的想法。人们不能忘记，一九六九年苏联不仅有准备武力进攻的种种迹象，甚至去试探美国政府（和兄弟共产党），要它们同意这样做，或至少在发生反对中国战争情况下表示谅解。

如果说一九六九年有充足的证据使华盛顿相信俄国人就要进攻中国的话，如果说苏联在中国边界战略要地进行那样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至于华盛顿可以得出结论说苏联在将来发动“预防性”进攻的条件已经具备的话，那末，中国人在近几年进行这种努力准备抵抗进攻，也就不不足为奇了。



# 尼泊尔《新消息》周刊评论《〈真理报〉的不良意图》

【本刊讯】尼泊尔《新消息》周刊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真理报〉的不良意图》，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企图把尼泊尔变为冷战的战场。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的《真理

报》刊登了一篇对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政策提出极为不良的批评的文章。它企图这样地把尼泊尔拖入中苏争吵之中，破坏尼中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宣传想要破坏尼泊尔同另一个友好国家的关系，这还是第一次。

国王陛下政府希望同各国发展成熟和合理的关系。在任何两国间的争吵中保持中立和不让尼泊尔成为国际冷战的战场，是国王陛下政府的公开宣布的政策。但是，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却发表了一篇文章，企图反对这种政

策。在尼泊尔阅尽兴衰的历史中，它从来没有被外国人统治过。谁要是妄想侵犯尼泊尔的独立和主权，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但是《真理报》却发表一篇意在否认尼泊尔的历史事实以及它所公开宣布的政策的文章，企图使尼苏关系陷入僵局。这种做法是可悲的。我国政府必须告诫苏联：不要企图把尼泊尔拖入它与其它国家的争吵之中，不要把尼泊尔变为国际冷战的战场。

【美联社巴西利亚三月三十日电】同大陆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巴西已向北京政权靠拢了一步，它宣布派一名外交官参加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外交部说，该部亚洲司司长将随同一批巴西出口商前往中国，这将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第一个访问大陆的巴西外交人员。

巴西利亚同台北有外交关系，但自从最后一任大使因飞机失事死亡以来，将近两年始终未派新大使赴任。

巴西商人过去到过广州和北京，接洽他们个人的商业事务。

【本刊讯】《巴西日报》三月三十日刊登一则消息：

外交部将派亚洲处处长卡洛斯·比登科尔特参赞正式随同朱利特·科蒂尼奥代表团去北京，以了解同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前景和谈判条件。

工商部和计划部的代表将参加代表团。他们将于五日到达东京，之后去北京和广州。

【本刊讯】巴西报纸《环球报》三月三十日发表消息：

巴西政府决定派三名代表参加下周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家代表团。做出这一决定的速度使那些曾断言不会派官方观察家参加代表团的经济和外交界官员也感到震惊。这一决定是昨天由最高阶层最后做出的。

巴西对华政策的新方针被认为是盖泽尔总统和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外长讲话中所宣布的实用主义路线的自然结果。但是一些外交人士不认为这一政策可能从新政府就职不到一个月而派出的朱利特·科蒂尼奥代表团开始发展。

外交部昨天宣布派出官方观察家，并宣布外交官卡洛斯·比登科尔特将是外交部的代表。外交部的代表将率领这批国家官员，并是官方发言人。外交人士甚至透露，尽管是企业家代表团，但它将是政府间的一种实际接触和两国建立正式贸易机构的第一步。

巴西的专家们说，显然，人们不能指望这第一个代表团取得壮观的成果。

但是，由于同中国没有一点外贸传统，进行首次探测接触是必要的。然后根据首次接触的结果制定出一项政策。

## 蒋帮与博茨瓦纳中止外交关系

【中央社台北四月五日电】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从今天起，中止与博茨瓦纳政府的外交关系，关闭驻博茨瓦纳大使馆，并撤退农耕队及医务人员。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博茨瓦纳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宣布承认中共伪政权，并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已严重损害中华民国的基本利益，和中博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在执行一九六九年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时达成协议之后，谈判就陷入了僵局。看来苏联人既拒绝承认存在着任何边界冲突，同时也拒绝任何维持现状的正式协议，拒绝中国提出的双方从边界热点撤退武装力量的建议。象在莫斯科透露的那样，实际上他们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或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中国人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的论据是，如果俄国人准备采取减少战争危险的实际行动，那么他们在这方面的任何口头表示，虽不说是无用的，至少是可疑的。

这样，中国人在一个时期曾认为是“非常容易解决的”边界问题变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除非两个政府中的一个就必须改变态度。边界问题是同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重大破裂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破裂，毋宁说是在经过五十年代里短暂的社会主义的和谐和插曲之后，又恢复了冲突和不信任的历史态度。

在一九六九年一位著名的苏联评论家说：“我们这个时代，在世界舞台上不可能有真正的第三力量。再没有余地了。那些想成为第三力量的人在历史上来得太晚了。”但是中国走向起世界作用的长征正在加速，俄国人大概感到，只有通过武力，他们才能阻止或扭转他们认为不能容忍的潮流。（续完）

# 巴西外交部将派官员随贸易代表团访华

## 【时事

社东京四月六日电】

题：拒绝接受北朝鲜代表团的入境

申请，要求纠正革命政府代表团的名称

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事务局长植村六日上午同社会党国际局长川崎宽治一起拜访法务省，代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代表团提交了入境申请。但法务省当局说：“首要的问题是要采取措施，纠正违背关于南越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的名称协议的错误。”拒绝接受申请。

事务局长植村向入境管理局副局长竹村就违背协议书一事表示了歉意，要求接受北朝鲜代表团的入境申请。但是，该副局长强调了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违背协议书一事，如果不是有诚意地采取措施纠正，就不能接受申请。

北朝鲜代表团为了参加从十日开始的单项比赛，预定九日来日本，因此，需要在八日以前得到入境许可。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五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北朝鲜又表示要参加亚乒赛，从十日的单打比赛开始；法务省表示难色》，摘要如下：

中一苏边界问题的另一个因素是关于沙皇俄国在缔结条约后占领的领土，或者是苏联在过去几世纪中超过条约规定的权利而占领的领土。

沙皇遗产的一个例子是：阿穆尔河及其支流之间的，在俄国一边的一小块土地结雅河，按照归属条约，这块土地一直是中国的飞地，但是在一九〇〇年被俄国人吞并了（屠杀了大部分居民，把他们扔进河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俄国人由于某种理由目前难以放弃。

中国人的观点十分清楚，“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领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之间可以在平等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并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利益，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立场的实际意义，例如在同缅甸解决边界问题中就已体现出来。

中国人关于中一苏边界问题的观点，同在其他所有边界问题上一样。

苏联的基本观点与印度政府采取非常具有自行破坏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俄国人坚持认为，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没有争论。对于中国人认为有争议的领土（因为双方都提出要求），俄国人则说毫无疑问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不是由条约所确定，至少是由他们叫作“历史进

横滨的第二届亚乒赛组织委员会四日晚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派遣乒乓球队参加亚乒赛，组织委员会将着手准备接纳朝鲜乒乓球队。

据组织委员会说明，四日下午六时许，正在日本访问的朝鲜乒协委员长孙吉川团长向组委会询问：“我们要派遣乒乓球队，不知能否被接纳？”据说，组委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表示“欢迎”。

孙团长在谈到北朝鲜突然决定参加亚乒赛时只是说，“我们把组委会再三强烈邀请朝鲜参加的情况，转告给金日成主席，结果，国内指示我们询问可否接纳朝鲜乒乓球队。”关于乒乓球队的人数和访日日期等具体事宜，尚未确定。

法务省对于北朝鲜又表示希望派遣乒乓球队，感到惊讶，同时持如下态度：即使组织委员会代理申请朝鲜队入境，如果它不对违约事件——在开幕式上使用了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的称呼——采取纠正措施，就谈不上朝鲜队入境。

【共同社东京四月五

日电】题：亚乒联盟组织委员会宣布，柬埔寨不参加比赛

横滨消息：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大会组织委员会五日中午声明说，今天早晨收到了在北京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乒乓球队发来的正式决定不参加的电报，并宣布，开幕以来对该国“尚未到达”的处理改为“不参加”。这样，参加大会的就变成了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

柬埔寨王国在大会开

## 共同社报道《日中获全胜，七日决赛》

【共同社东京四月六日电】题：日中获全胜，明天决赛

六日是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第五天，于上午八点半在横滨文化体育馆继续进行团体赛，日中两国男女队都获胜，将于七日争夺冠亚军。

日本男队今天击败了马来西亚，五战五捷，中国也连续击败了香港，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六战六捷。

女队的比赛，日本队

胜北越队，从而取得了五战五胜的成绩；中国队也打败了新西兰队和北越队，同样取得了五战不败的纪录。

中国男队在与北越队的比赛中，王家麟第一次输掉一分；女队与北越队的一战，在双打时胡玉兰和黄锡萍也从预赛以来第一次输了一局。

团体赛的最后一天（七日），将进行日中之间的比赛，男队在下午三点，女队在下午七点。

## 法刊登载马克斯韦尔的文章

# 《莫斯科和北京的边界冲突》

程”的法则所确定的；更有甚者，当他们的占领是最近发生的事，以致不能看作是“历史”事实时，他们就用事实上的占领进行辩护。

一开始谈判，俄国人声明他们只准备“讨论在一些特殊地区确切地划定边界线”，这就明显地意味着只有莫斯科才有权确定哪些地区叫作“需要纠正的边界”。苏联政府一面对中国施加最严重的军事压力，一面又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中国威胁的受害者，歪曲中国的观点，好象北京的目的是要通过武力重新夺取苏联远东的广大领土。

在周恩来和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会晤之后不久，苏联军队停止了轰炸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俄国人叫达曼斯基岛），自那时以来，不再有边界小冲突了。但是，局势仍然紧张，这是由于在西段有危险的军事公路交叉地，在东段，当中国人使用边界河流时，苏联大炮挑起了一连串激烈的冲突。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北京时断时续进行的谈判陷

入了僵局。自从苏联一九六九年大力加强边界上的力量以来，苏联在中苏边界和中蒙边界上集结军队和导弹有增无已，而中国人在继续加强对付进攻的力量。他们的防务准备工作目前已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认为苏联马上发动进攻的危险已经减少。

但是最近，在北京和其它国家首都的俄国人断然否认他们曾有过进攻中国的想法。人们不能忘记，一九六九年苏联不仅有准备武力进攻的种种迹象，甚至去试探美国政府（和兄弟共产党），要它们同意这样做，或至少在发生反对中国战争情况下表示谅解。

如果说一九六九年有充足的证据使华盛顿相信俄国人就要进攻中国的话，如果说苏联在中国边界战略要地进行那样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至于华盛顿可以得出结论说苏联在将来发动“预防性”进攻的条件已经具备的话，那末，中国人在近几年进行这种努力准备抵抗进攻，也就不不足为奇了。